

乌拉山镇的清晨,总是沉浸在欢悦喧闹的鸟声中。鸟声清幽繁复,自街衢、柳林、屋顶、线缆上穿窗入户,送来舒心惬意的清韵。乌梁素海的鸟儿已把城区上空与城中绿地拓展为自己的活动范围,鸟声明显比前几年驳杂且动听。鸟影往复飞掠,演绎出生机勃勃地忙碌状态。忙着繁育后代的鸟儿,拼力释放着野性的原力,恋爱、结巢、育儿、觅食,在本能的生息中,追逐着爱的光芒。晨练的人们,润沐在这悦耳的鸟声中,开启了一天的生活序章。

沿退水渠河岸迤逦向北,河柳的柔条撩动水面殷红,托弄出鱼鳞般的波光。家雀们自在优雅地串起柳林间的音线,恰自吟哦出,韵谱歌声来。柳丝垂绦,逗引河岸蜂蝶蛱蝶嚶嚶乱飞,贴水戏穀。抬眼望,乌梁素海湖水辽阔澄蓝,海天一色,明净如洗,星布着广袤碧绿的苇甸。湖面横波隐鱼,野凫藏苇,晶莹的湖光与疾飞的海鸥随风翻飞,摇曳成趣。白鹳、朱鹮、白鹭等“国宝级”大鸟,挺着胸脯伫立在葑汀之间,舒展双翅,梳理着“大鹭”,傲气十足地睥睨水里的鱼虾吐出的气泡,聆听苇丛的叽咕鸟语,气度从容悠闲。

乌拉山下,万物葳蕤漫发,气息含蓄深情,暄软的土地催发着蓬勃的生长之力。田野拔背似的向上生长,泥土与嘉禾弥散着香气。布谷鸟有节奏地啼叫着,声声鼓鼓。应着季节的召唤,土地以本能的宽厚与深沉,哺育着万物的生机与繁荣,将自然之华与造物之奇,谱写于土地温情之上,涵养于生命荣华的图景之中。

驱车沿着黄河侧畔的公路向临河进发,满眼平畴连绵不绝,阴山铁青的臂展围拢着绿野的丰饶。一路上,荒野和田畴交错杂陈,绿树与云影参差覆盖。小麦、玉米、葵花、蜜瓜、枸杞、番茄……一方方七色锦簇,连缀成多彩画卷。黄河明波如练,苍深处,鸥鹭顾影,鱼虾隐波,鸿雁悲伉,赤鸭鸣雏。在这方原野和河流的滋养下,大地焕发出奇异的灵光和无尽的浩荡之气。

站立三盛公水利枢纽的拦河坝上,远眺黄河南来之水,瞩目高天云影苍茫之象,似乎当年那种豪迈气势,与黄河同时奔来眼底。

回眸北望,河套平原葱茏郁秀,畦田碧玉晶莹剔透。百草溢荣而丰稔繁茂,庶野舍华而滋彩流金。黄河水温润而又深情地穿越河渠沟叉,输布到八百里河套的每一寸膏腴之地。三盛公水利枢纽,臂展三百零九米,巍然屹立黄河六十多载,战流凌,避洪峰,调水量,灌农田,锁住了黄河桀骜不羁的奔腾脾气,凝聚了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的精神内驱力。

九曲黄河天上来,远望母亲河,谋划让人激情澎湃。如丝绸,如锦带,如飞天,如苍龙,携带远古文明气息,激荡诗仙生命意象,刻印黄河文化熠熠沧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和深厚底蕴。

至清水河县老牛湾镇,放眼四望,山峦连绵、丘陵起伏、梯田错落、沟壑纵横,目之所及皆为沧桑、古朴、壮美、雄浑的黄土高原之景象。古老黄河如同一条玉带缠绕在群山腰间,又如一条巨龙在峡谷中时隐时现。

当地民间流传谚语:“九曲黄河十八弯,神牛开河单台子,明灯一亮受惊吓,转身犁出个老牛湾。”老牛湾,长城与黄河握手的地方。

游老牛湾,莫过于一路让我们洞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群有趣的人和经历一些有趣的事。

次日清晨,天刚刚亮,我们便踏上了崎岖山路,径直向黄河边走去。老牛湾的早晨是迷人的,阳光铺盖在整个村庄、古堡和崖壁上,河水也倒映着初升的太阳,一切都是辉煌的金黄色。大约半小时之后来到河边,一条小铁船停靠在河边。一捧黄河水,抓一把细沙,看绵绵的细沙在指缝间一点点地流去,细数时光在不经意间一点点流逝。

站在神牛山庄,远观黄河两岸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景色自然,风光无限。一条很宽的

泥土溢香的田野

习惯语怀

泥土铸成坚韧的品格,河水浇灌多情的魂魄。总干精神,已经融入了河套人民的精神血脉,成为河套文化不朽的精神底色和地域标志。

乌兰布和沙漠意为红色公牛,狂野和粗莽造成了它曾经的贫瘠与荒漠。乌兰布和沙漠于数千年前也是“千里沃野,阡陌纵横”“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膏腴之地。后因气候原因和黄河变迁植被受损,逐渐沙化。宋代王延德著文记载:“沙深三尺,马不能骑,行人皆乘骆驼”,写出了乌兰布和沙漠风沙肆虐的历史样貌。

而今满眼的嘉禾绿植铺展在沙地之中,大片艺术化的“有机草田巨幅油画”释放着现代农业的创意,在现代化的种植管理技术的经营下,沙漠蓦然生出无限温情,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梭梭林覆盖瀚海,甘草丛铺满沙野,滴灌输布着晶莹水滴,肉苁蓉、黑枸杞、沙冬青、黑沙蒿、白刺等植物散落沙地,各自兀立,昭示着沙漠生态不断恢复的气象。磴口北部垦区大片的葡萄林,在沙海中展现出绿意葱茏的景象。穿沙公路网状交错,美丽的纳林湖安卧其间。澄净的湖水浸养着棋盘式的青绿芦苇荡,欢腾的鸟语渲染了湖水的灵秀,回荡着“天蓝蓝,草绿绿”的诗意情怀。生态恢复让乌兰布和沙漠独占天时地利,百湖之乡,声名远播。湖水与沙漠交织的广袤地域,田畴叠碧,沙海流金,暖日生烟,牧歌飘浮,风光旖旎。

乌加河无疑是后套平原上最富生机的动脉。这条大河曾经是黄河故道,史称北河。上

游老牛湾

阶道通向高高的山顶,东方渐渐露出一抹微光,晨曦间见陡崖绝壁划出一道弧形,前端伸入水中形成一个水湾,陡峭的河岸壁立如削,崖顶上就是老牛湾城堡,随着朝阳不断的升高,阳光为老牛湾的山峦、河谷披上一层红色的光,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而后,我们乘坐快艇体验了老牛湾景区的水上项目。在快艇上,我们尽情饱览老牛湾全貌。在黄河峡谷周游一遭。船在离万家寨大坝不远处掉头返航,在掉头处近观雄伟的万家寨大坝和晋蒙互通的铁索桥,叹为观止。

乘船归来顺着路走,不一会就到了老牛湾堡。这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几乎没有现代的气息,静谧的村庄依旧保留着原始古老的风貌。四方形的望河楼,一些空洞洞的窑洞和耸立的烽火台,令人唏嘘,古堡残垣今犹在,往事如烟化尘埃。

绕村漫步,景色宜人。一座座民居院落错落有致,古村建筑依山就势,环绕古堡而建,村里的房舍从山顶一直铺陈到岸边,堡内废弃的客

世纪七十年代经过改造治理,乌加河成为河套盐碱地排水的总排干沟。如今的乌加河,担负起灌溉、排涝和向乌梁素海补水的重任。这是一条生态河和民生河,也是一条文化河,承载了河套人民丰硕的创业记忆和奋斗历程,也凝聚了河套文化的精神内涵。

晨光初照乌加河,河面金光映波,流光溢彩。河水无澜,静流无言。两岸杨柳婆娑,岸下田畴参差错落,纵横杂排如棋盘。其间赤橙黄绿嘉禾交织,如彩衣,如虹霓,生气盎然,妩媚多情。渠林路田密匝排列,影影绰绰延伸到阴山脚下。光影浮动,风吹禾香。麦田黄绿,穗大芒硬,颗粒饱满,丰收在望。穿下鹧鸪打情,布谷添韵,蝉鸣蛙鼓,续断频传,怡人心扉。再望蜜瓜璨金,香氛袭人。车流穿梭,商客载奔。泥土吸饱了河水的恩泽,绿禾承载了阳光的滋养。纵目后套平原,充盈着勃勃生机,满溢着泥土的沁香,流淌着闪光的诗意。

公田村是后套平原上颇具盛名的现代格局式农庄,集田园诗意、花园格局、文化鉴赏、历史博览为一体,享有“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美誉。公田村饱含着农民村穿越历史风烟,不断奋斗创造生活的精神缩影。漫步公田村,宽大的广场清流环绕,池中荷花亭亭玉立,休闲健身设施齐全。三五成群的村民,汇集广场,悠游期间,尽享落日余晖下的田园美景。

“公田村农耕博物馆”展示了许多农耕工具与生活什物。每一样都承载着后套农业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和勤劳苦干的印记。如,马犁、石磨、泥瓦匠工具、柳编工具、做鞋工具等,每一样都沾着泥土的芬芳,闪烁着农民的劳动智慧。泥土在这些农具、炊具、交通工具、生活什物上散发着朴实的农家情怀和乡村记忆。

穿过广阔碧绿的田野,来到苏独合农场。这是一座乌加河下游的集体化农场,有十一个分场。农场九万亩农田,以种植玉米、葵花、小麦为主。走入农场养殖能手杨永强的农家小院,耕机挂载机具,枕戈待发。院子里家禽麋聚,肥猪踞圈,花鲜菜绿。家中窗明几净,家设锃亮,幸福祥和,生气蒸腾。一桌子自家饲养的瓜果和肉食热腾腾地上桌,显示了主人好客的热情和精心准备的诚意。品尝菜品,鲜香地道的河套风味穿透喉舌,滋润胃肠,勾起馋虫。农家生活的安逸幸福由此足见一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的诗句清新脱俗,今日把酒话桑麻,竟然与千年前诗人的情趣如此契合。别过杨永强家,踏上返程的路途,眼前依旧是泥土的生机和绿色的诗意。后套平原在正午的阳光下散发的骄人的光辉,河流,山川,原野,田畴,湖泽,道路,都在诉说着一个向前的思想:山岳有饶,然后百姓瞻焉;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和发展,一定会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兴旺。

店、货栈、酒肆、戏台、庙宇一应俱全,间杂着清新碧绿的老榆树、香气芬芳的紫丁香、随风摇曳的粉海棠。所有建筑就地取材,全部用当地的石头、石片堆砌而成,民居古院造型各异,石墙、石院、石碾、石磨随处可见,这些特色浓郁的民居,少部分被开辟成画廊、农家大田,而大部分早已荒芜,海棠、丁香、榆树、野草成为了残垣的主人。

同行的一路人悠然自得地徜徉在村间小路上时,时而闭目,沉醉于这特有的天籁般的沉寂,温暖的阳光、呢喃的石屋、吟唱的河水……在这里,远离喧嚣繁华的都市,你可以尽情的呼喊,远离尘世间的一切烦恼;这里是令人羡慕的世外桃源,你可以领略“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意境。

就这样静静地躺着,静静的村子,静静的山谷,静静的心。那一刻我的心灵是那么松弛宁静,仿佛山外的那个世界早已经不存在,仿佛已融化于天地之间。

夕阳西下远望黄河水,此处便是黄河入晋的地方。借着余晖,我们开始慢慢往窑洞客栈赶。晚餐,吃的是当地一些家常饭,和同行队友畅饮了两杯,聊了好久,听着他们的故事,不乏精彩。晚饭后回到了四人合住的炕热上,瞬间拉回了小时候那种久违的亲切感。

北国风光

丰美大地

在夏日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常常会有一场急雨冲刷大地。

太阳还高悬在天上,大片大片的云朵也在肆意游走,大雨却突然而至。在天空的一个角落,厚重的乌云下面,形成一个奇特的雨柱,仿佛天空被谁无意中戳了一个大洞,汪洋大海瞬间倾泻而下,重重地砸在草原上。牛羊马匹顺遂地接纳着瞬息万变的草原,不去逃避,也无处躲藏,在空旷的大地上,低头承受着这一场夏日的突袭。俯首是它们在大地上永恒的姿态。

好在,草原上的风雨总是稍纵即逝。不过半个时辰,一切倏然停止。雨后的草原,仿若从大地母亲的子宫里刚刚诞生的婴儿,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每一寸土地,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每一处纹理,每一丝褶皱,都闪烁着恒久的生命之光。所有的喧哗忽然消失,只剩这片温柔起伏的草原,用无与伦比的美,将途经此地的人们,瞬间击中。

想起黎明时分看到的太阳,在晨露悄然沐浴整个草原的一刻,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从大地母体中剥离,用尽全身的气力,从地平线上一跃而出。我站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眼眶有些潮湿。“大地的子宫”,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个词语蕴含的深情。某一天,当我即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一定不会难过。因为,我只是重新回到了大地的子宫里。我将在这里安眠,化为泥土,孕育花草,生生不息。

午后从海拉尔市区返回草原的路上,看到起伏的山脊上,与云朵相连的最高处,一头奶牛现出诗人般的忧伤,它背对着我,深情地眺望着远方。远方有什么呢?它或许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山坡,尝尝那里的水草,听听那里的虫鸣。可是最终,它什么也没有做,只以永恒的俯视大地的姿态站立着。那犹如神祇的身影,向着泥土,深深地扎下根去。于是一头

一个人的养老院。这个名称是我自己杜撰的。想来想去,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称了。

因为,这个养老院,只有一个院长,没有任何副职和工作人员,体制单纯,人员简单,职责明确,办事清明。

有意思的是,住在这个养老院的老年人也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陪伴,但是,这个养老院里,卧室、书斋、活动室、客厅、厨房、洗漱间、厕所,设备齐全,设施完善,作为养老场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只是,实际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老年人需要优质的饮食调养,养老院需要组织适宜的活动,日常生活需要保证必要的医疗,还有一些家常琐碎,诸如回寒取暖、洗澡洗衣、搀扶搀持等等,一个养老院的事务是做不完的。院长不是孙悟空,不会分身法,不会七十二变,又没有三头六臂、百脚千手,即使只有一个人入住,又怎么应付得了。好在这位养老院院长,能够开动脑筋、想出办法、采取措施。院长发布通告,入住的老年人的子女,即是这所养老院当然的院务工作人员、必然的家属团成员。入住的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则全部是这所养老院的志愿者,召之即来,唤之即到。院长并向小区所聘的物业单位、所属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医疗机构发出通报:凡是这所养老院召来的 120 救护车、110 警车,都得快速放行和及时护航。这项工作,是从保护、尊重老年人的利益出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一个人当院长,一个人入住,看似冷冷清清,工作却开展得有条不紊、齐齐整整,每一件事都做得有板有眼、红红火火。这不是嘴上说,而是实地考察所见所得。清晨起床,洗漱完毕,即用早餐:一小碗芸豆糯米粥,一颗鸡蛋,一小碟酱菜。两小时后烧开水,冲马来西亚白咖啡,吃一块巧克力糖、一块小点心。中午,用电饭煲焖米饭,再分别蒸热红烧肉和素菜,并视需要煮一小碗西红柿汤或紫菜汤。下午时,吃一个橘子或一些葡萄。晚饭是芝麻酱拌面条,煮面条时同时煮一些白菜丝,或者炒一颗鸡蛋。晚上临睡前看情况,喝几口牛奶,或者喝一小杯红糖水,或者喝几口白开水。虽然每天的食谱并不一样,大同小异,形成一种规律,日复一日,虽然没有人到时摁电铃和呼喊,也没有人在墙上贴布告和通知,说是条件反射也好,是习惯成自然也好,这样的生活节奏就成了定局。饮食安排好了,时间分割得很明朗,入住老人定时的读书写作、定规的散步活动也就有了保证,其他如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悉听自便。

那么,那炖得很酥烂、很入味的红烧肉,那新鲜得透着清香、碧绿得看着诱人的素菜,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长出来的?当然都不是。那是入住老

牛,与成千上万头牛,相连在这片丰美的大地上,并成为大地的一个部分,生机勃勃又永生不息的部分。

秋天尚未抵达,但呼伦贝尔草原已经将行人打包,丢上朝着深秋疾驰的列车。人坐在窗口旁边,看着飞快后退的树木,在冷嗖嗖的风里瑟瑟发抖,忍不住也裹紧衣服。好像,列车即将抵达的,是大雪封门的深冬。伊敏河的上空,正有成群的水鸟,自由地翱翔。隔着车窗,我听不到激越的歌声,却被它们直冲云霄或俯击水面时的凌厉身姿深深地打动。

每日浩浩荡荡吹过的大风,从未改变过一株草弯向大地的深情的姿态,或者一只鹰击破长空的壮志豪情。旅客如果抵达这片呼伦贝尔草原,一定会被它的美丽、苍茫、辽阔深深地吸引,会想化作骏马驰骋的道路旁一朵悄然绽放的野花,一只在草叶上栖息静默的飞虫,一头蹲在高高的草垛上荒废漫长午后的山羊。

黄昏时分,大地湿漉漉的,露水沾满每一株植物;晚霞温柔地洒下来,每一片草茎上便顶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王国。鸟儿归巢,牛羊回家,只有骏马,仍在尽情地享受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片刻,沐浴在流光溢彩的金色河流中,低头享用着自然的恩赐。我在草地上站立片刻,凉意沿着脚蹻蜿蜒而上,那一瞬间,我仿佛重新成为一个胎儿,躺在母亲的子宫里,被温柔地包裹。

当夜色降临草原,路灯次第亮起。这是现代文明对草原的进驻,从前,这个明珠一样的草原小镇没有一盏路灯,夜晚便只有墨汁一样浓郁的黑,大地仿佛陷入永恒的沉睡。

就在这照亮草原的灯光中,我与童年时的萤火虫不期而遇。它们穿过二三十年的漫长光阴,突然来到我面前。我从未想到它们如此热爱光明,它们已经携带了灯盏,却依然向着更明亮的地方飞去。

我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抬头看了许久,直到露水浸湿了鞋子,才唤女儿阿尔娜娜回去睡觉。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喜欢灯光?”阿尔娜娜问我。

“因为它们一生向往光明。”我温柔地回答她。

人的儿子双休日做好了送过来的。至于那喝着香喷喷、可以开胃、能够提神的白咖啡,那吃着糯软、容易入口、便于随食的南味点心,难道是专人从京沪采购?还是专机专送?当然都不是。那是老人儿媳在手机上动手手指,从网上购买的。那些适合老年人食用的红红绿绿的水果、甜甜蜜蜜的零食,又正是孙子孙女用大人们给的零用钱去买来的。在当今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人住老人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真是太方便了。老年人自然也就随之得福。

从单纯的养老角度来说,安排好日常生活、调整好吃喝休娛是最重要的事。老人身体好了,开心开怀,一顺百顺,向前向未来。养老院也就工作得好,高兴高调,和顺和气。一个人带动了整个家庭,激励着整个家族,老人快乐,儿孙快乐;老人健康,儿孙健康。这个养老院里,无论是儿子儿媳来了,还是孙女孙子来了,总是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总是流淌着深挚的情意,总是洋溢着热烈的乐趣。快乐——健康——更快乐——更健康。那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自然的笑声;那健康,是天时、地利、人和而生发的健康。笑声,是生命中健康乐章的序曲;健康,是生活中欢笑歌唱的结尾;伴奏的和声是周围民众的柔柔和和的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的生活绝不只是吃吃喝喝、安安逸逸就行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索思考、追忆追求。这所养老院的这位老者,毕生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她撰写、创作、主编、出版了几十本书,她的论文、作品曾被收入各种版本的经典书卷。如今的她,仍然文思汹涌、灵感骤至。因此,她的读书、写作,并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停止。何况,她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在新世纪初已经学会了用电脑写作。儿子为她买来了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房随她使用;写完文稿也便于修改,便于发给报刊编辑,便于保存。这几年,大家都都弄起了微信,儿子又为她换了新型的智能手机,她也学着与朋友们语音联系、视频通话。她自己呢,听听、读读、写写,不脱离现实,不疏远文学界,不离开读者,始终与朋友们一起,扎根生活土壤,真实地、艺术地反映这个新的时代,真切地、审美地描述即将到来的全新的未来。养老院里虽然只有一个人,却真正是心怀祖国、胸有全球。疫情期间,宅在家里,也不影响她了解国内外大事,拦不住她紧跟时代、紧跟党的步伐。

这所一个人的养老院,因为一切都由一个人策划、决定,又由一个人实施、享用,一切都顺风顺水,一切都如意如愿,实实在在,这是养老的好去处。其实,一个人的养老院,就是老伴先行离去后孤身老者的养老院。一个人不在了,另一个人,悲哀之中还得坚强,悲伤之后仍须坚定。这就需要一方自在之地、一个宽慰之所。于是就住进这个清心、静心、暖心的地方,住在这一个人的养老院。

草场,盛满太阳的热情

一种祈愿
苏尼特草原 连绵起伏,雄鹰 没有俯视苍穹 清风吹动干燥的皮肤 花白云朵随风畅游
筋斗一跃 驾浓云沉降 枯黄小草顷刻 饱吸甘露绿遍眼目
这是一种祈愿呵 星星点点的牛羊,用干涩的牙齿 揪扯 沙粒下已渐枯萎的植物

车过苏尼特
一闪即逝的风景 望不到尽头 油画上涂满浑黄 似有无声的梦境

草场,盛满太阳的热情 云朵,却驾驭不住雨露 任滚烫的风 吸起土壤下的炽热
七下八上的季节 夕阳下的牛羊 拖着瘪瘪的肚皮 蹒跚,彷徨

过云雨
噼劈啪啪 豆大雨点砸在头上 冰凉舒爽 未及躲避,天空 亮出一道裂痕,气流凝固了
厚重的卷帘 铺在天空,云影缥缈 像个懒汉 脚一蹬,帘子端开个边 伸了下半腓,砸翻了杯底水 只洒在草地 巴掌大的一角

它要是撞翻一个浴缸 哪怕是一盆子水 该是多好 近乎焦灼的苏尼特草原呵 会有遍地手臂 拥抱你 还有那沉睡的花仙子 指不定感动的 嫁给你
白音锡勒草原
绿色围拥着白音锡勒 马兰花、黄花唯留鲜绿 羊群甩甩肥硕的尾巴 垂头聚首 偶尔哞哞的黄牛 回头舔舐一下肩胛,漫步葱 郁遍野

草香弥漫
围栏沿着绿色延伸天际 越野车穿过茫茫绿原 冲进院子 呼勒尔图跳下车 一团赤红映射出太阳的耀眼
手扒肉内切果条盛满桌 胸中迸涌激荡的豪情 舒朗的语气像自家草场上 撒欢的牛羊

奶茶溢出甜香的味道时
乌兰图娅唱起动情的歌

套马
呼隆隆,一大片云朵 从天泻落 那是洪水般的骏马 自山顶涌下 一抹红晕,闪动在 疾动的云彩边
套马杆在红衣汉子腋下 微擎,不捨奔流多余企图 执念,一个方向 跃过公路,踏过草地 哗啦啦,蹄溅尘飞
巴雅尔猛勒马头 追寻扬起的尘土,倏忽间 马背上火光一闪,红色流星 跃上山顶 踽踽望向四野 觅那贪食忘归的马儿

夕阳染红草原
成群的喜鹊乘着夕照滑来
眨眼间排在电线上
像黑笔写出长长的等号
安静地凝视
山顶的牧人

诗塞境外



山水秋色

李昊天 摄